

用心用力用情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6名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及获奖单位代表发言摘登

编者按

按照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10月24日上午在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获奖者陈开枝等6名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者及获奖单位代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作了一场庄严而又充满感情的宣讲。为广泛宣传脱贫攻坚典型，彰显榜样力量，激励全省人民上下一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本报对发言内容予以摘登，敬请关注。

生命不息 扶贫不止

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获奖者 陈开枝

1996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调整扶贫协作工作，确定广东对口帮扶广西。广东省委决定广州市帮扶百色市。广州市委决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这一年的11月28日，我第一次踏上了百色这块终身难忘的土地。

我去的时候，资料显示，整个百色357万各族儿女，竟有100万人出行没有像样的路，80万人喝不上干净水，60万人绝对贫困。

为了掌握准确情况，那时我差不多每隔一个来月就要去一趟百色。当时我担任广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工作一直很忙。每次去百色，都是星期五早上5点起床，赶7点飞机飞南宁，一下飞机直奔扶贫点。随身带着红薯、玉米充饥。干部群众编了个顺口溜，“跟着陈开枝，累死无人知”。

经过一年多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探索出帮扶百色的几条路子：第一，搞好大石山区特困群众异地搬迁，初步改善生活状况。第二，通过两地劳动部门对接，安排了几十万百色的农民工到珠江三角洲打工；三是把百色的基层干部带到广州培训，增强脱贫发展的能力；四是动员



广东企业到百色投资兴业，目前达500多家；五是开展智力扶贫等。这些精准的帮扶措施，使百色于1998年提前两年完成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目标。

从1998年开始到2005年这8年间，我发动捐资近3亿元，新建、改建242所中小学和幼儿园。

到了2005年，我满65周岁了，要从领导岗位退休了。那年春节，很多人问我，今后还来百色吗？我说，我在职时来了百色50次，以后还会来百色，只要健康地活到85岁，我一定再来50次百色，一生来100次百色。最后向大家汇报一下，就在上个月，我已经是第105次去百色啦！



2014年，正值全国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关键时期，我就任四川省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立下了让全县130个贫困村、143802名贫困人口脱贫的军令状。

脱贫奔小康，产业是关键。但渠县的贫困村基础条件都很差，本地企业不愿投资。几经碰壁，我便

萌生了“引老乡、建家乡、助脱贫”的想法。在我和同事们的动员下，目前，渠县已经有2000多名乡友返乡发展种植、养殖和加工业，实现了贫困村产业全覆盖，为贫困群众带去了脱贫的希望，有力助推了渠县脱贫攻坚的进程。

大家看我现在戴眼镜，其实在此之

前，我从来没戴过眼镜。作为扶贫人，宣讲好扶贫政策是我的份内职责。为此，我常常挑灯夜战、勤学苦研。去年国庆刚过，我正在办公室准备课件，突然，左眼莫名其妙地流泪，眼珠也隐隐作痛，后来被医院诊断为青光眼。医生告诫我：“青光眼是排名第一的致盲性眼病，必须马上手术，否则就会变成睁眼瞎！”

让我倍感温暖的是，父亲宽慰我说：“儿子，爸爸不希望你变成‘睁眼瞎’。但你做的是大好事，我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

4年来，县委、县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共整合投入资金79亿元，全县减贫136610人，贫困发生率从12.1%降到了0.6%，连续两年获得“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县”荣誉称号，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渠县要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了。组织上对我很关心，省、市、县领导多次催我去做手术，这次做了治疗安排。回去后，我一定第一时间去治疗。我还盼着有一双永远明亮的眼睛，继续带领乡亲们脱贫奔小康！

探索“双培”模式 助力脱贫攻坚

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获奖者 潘健章

我叫潘健章，来自广东佛山，现任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主任。

2015年9月，经国务院扶贫办批准，粤桂两省（区）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在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河清社区成立，我出任基地首任主任。我们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上林县为试点，探索总结了“致富带头人培育跟着产业培育走”的“双培”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上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131个行政村中有65个贫困村。得益于南广高铁的开通，我们的“双培”模式得以落地。

我经过考察发现，上林具有发展水产养殖尤其是高值水产养殖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佛山南海是“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水产养殖业十分发达。佛山市市委市政府、南海区委区政府领导出面，使得当地4家水产养殖龙头企业到上林投资建厂，创建了上林县首个高值渔养殖示范基地。在上林县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我们的基地面积很快就扩展到1000亩，不仅吸纳了40多户贫困户长期务工，让他们每年增加了3万元到4万元的收入，而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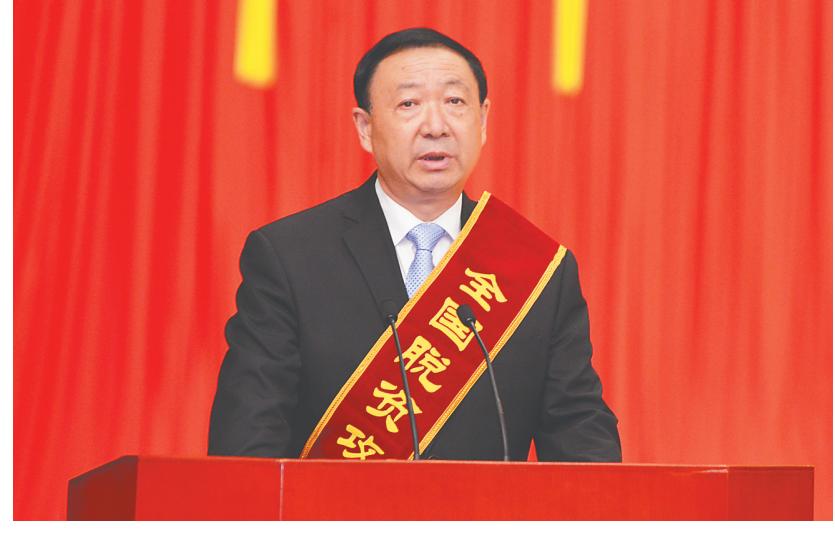


还带动1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去年每户分红5000元以上。

随后，我们通过示范基地，在全县孵化了17个合作社，大力发展菜虾套养、鱼菜共生，养殖总面积达到了3000亩。同时，致富带头人队伍的培育也在同步开展中。我们采取粤桂两地培训的方式，让学员先到南海参观学习半个月到一个月，回来后我们基地再跟踪服务一年。

但我觉得，这些还不够，还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我们创建了上林县首个扶贫产业协会党委，成立了10个合作社党支部。

3年来，上林县贫困发生率降至12.21%，扶贫产业遍地开花，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试点项目更是被国务院扶贫办树立为全国典型，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上林模式”。



我叫郝金光，来自山西省吕梁市林业局。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第一站就来到吕梁。他深情地说：“我在从北京来的飞机上往下看，看到吕梁山不少地方开始见绿了，生态效益显现。”

吕梁是革命老区，又是贫困地区，生态脆弱与深度贫困互为因果。我们首先在吕梁市岚县开展调研和试点工

作，把“公司造林”变为“合作社造林”，把公开招标变为公开议标，把少部分人赚钱变为广大贫困群众脱贫增收。当年47个脱贫攻坚造林专业合作社应运而生，一年承揽造林5万亩，参与造林的社员人均增收5000元。

深度贫困和生态脆弱，就好比一枚铜钱的正反两面。尤其是在吕梁，还有采煤沉陷与生态修复的相互矛盾。如何

破解这些难题？岚县合作社造林的成功实践完全可以证明，在一个战场可以同时打赢脱贫攻坚与生态治理两场战役。

2016年8月，吕梁市林业局出台了推进意见，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严格要求入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比例不低于60%。

今年3月，我们发现凡是村干部牵头成立的造林合作社，无论是管理措施，还是造林效果都胜人一筹。为此，我们在石楼县推广“党支部+合作社”造林模式，建立了村、社、员三者分配的利益联结机制，打造出了吕梁生态扶贫的升级版。今年石楼县除14.5万亩退耕任务全部完成外，又追加了6000亩，全县146个村靠“党支部+合作社”的模式，让集体经济破了零。

两年多的实践，吕梁探索出了一条“荒山增绿、群众增收”的生态建设和脱贫攻坚双赢之路。

我们会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用3年时间苦干实干加巧干，让荒山荒坡全部绿起来，让陡坡耕地全部退下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逐步鼓起来，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坚定信念，奋发进取，埋头苦干，再立新功！

心系家乡父老 践行精准脱贫

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获奖者 李士强

我叫李士强，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冯营乡李寨村党支部书记。我们村地处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偏僻闭塞。目前，全村718户3096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25户455人，人均耕地不到一亩。直到2011年底，人均年收入仅2700元。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脱贫攻坚既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选优配强党支部班子，把党支部建成向贫困宣战的“战斗堡垒”“先锋队”，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所在。

6年来，我们大力发展扶贫产业，成立蔬菜、红薯、果树、苗木等7个专业合作社，建设支前粮车间、三粉加工厂、服装加工厂、光伏发电4个集体企业，建起69座温室大棚，研发56个农产品品牌，创造就业岗位1100多个，采用村民入股合作社的形式，确保村民每年都得到分红，解决贫困户就业，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拉长了农产品的产业链，又可以作为兜底贫困户的保障；组建李寨农业发展公司，实现土地全部流转，既让优质农作物



规模化生产，又让农户得到流转收入，年底有分红，务工有收入；我们还实施“架起回乡创业桥梁、提供创业优惠政策、优化回乡创业环境”三项激励措施，吸引了村里26位打工能人、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如

今，全村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稳定脱贫，今年人均年收入可超过14000元。

只要基层干部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就能带领群众在实干苦干中实现脱贫致富。



201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自治区工作座谈会上对大力支持西藏教育作出重要指示。1年后，上海首次选派大规模教师队伍采用“定点组团”的方式援藏。当时，我是上

海师大附中副校长。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担任日喀则市教育局副局长、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校长，并作为队长带领40位上海教师，奔赴日喀则市开展为期3年的教育援藏工作。

立德树人，才是教育扶贫的根本大计。因此，在援授学校我采取了一系列创新德育教育模式，比如：组织学生们唱起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歌，带着孩子们到乡村走访我们的脱贫攻坚帮扶点，让他们了解，幸福的生活，惠从何来；通过改善教育教学环境，维修太阳能浴室、扩建学生食堂等一系列举措，营造美好教育的氛围，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带着老师们，一次又一次地深入基层调研考察，到海拔4700米的仲巴县，到中印边境的亚东县，到人迹罕至的珠峰脚下定日县。没有教材，我自己主导编写校本教材、教师培训课程；偏远乡村师资不足，依托信息化，我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远程教学点；缺乏管理经验，我带教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教育管理干部。

只有通过教育，实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才能让扶贫开发效果可持续，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彻底脱贫。我坚信，脱贫攻坚的队伍中，教育绝不会缺位。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傅人意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王凯 摄